



世說新語補卷第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雅量下

劉云謂此箭若著  
賊則上當應弦而  
倒矣謀喜其射藝  
之工以悅安之  
又云當時直復難  
為苟以悅安之橋  
情見謂雅量款知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袷。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温嶠。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箸賊衆

廼安。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温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温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温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温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温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温服

憚也。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

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

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

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

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

敦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

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

執手版，汗流霑衣，安神舉動不異於常。舉目

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

劉云桓自可人

世說新語

卷八

世說新語 卷八  
此始判優劣。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

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

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

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

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

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上羲之。詐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

意也。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

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

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

甚美。四坐嗟異。

支道林還東。

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父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穴。

時賢竝送於征虜亭。

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

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

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禱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曠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三道人語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

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

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

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

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

我輩人也

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

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

無懼色。方命駕出。聖與兄子玄圍其夜。還乃處

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

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

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

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

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剝萬端。馬牛驢

騾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

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珉小字也。謝車騎。其王小奴許集。小字也。蒼

別傳曰。蒼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僧彌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請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

都無取獨  
可用

此不可解按  
得軍或是呼小奴

豈即以僧彌小子為歲邪

劉云何等試法

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

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

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

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

直出突之。左右皆宕化。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

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

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至中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頴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關天子。世說虛也。

孝武晉書曰。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梧屬星云。長星

勸爾一盃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又士傳曰。晉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踈之

足以為東氏。晉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楚賦諸文。文甚俳諧。三十九歲

世說南

卷八

世說南

卷八

世說南



劉云甚得體慢戲  
何足煩贊  
王云如見其情狀

卒。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

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

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

已。殷悵然自失。

王江州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曾祖

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梁昭明太子撰淵明傳曰。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親老家貧。

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

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

入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

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能

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

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

士言不

卷八

七

世說新語

卷八

世言補  
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  
右請履度。淵明即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潛故人龐通之。此有答龐  
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叙鄰曲契好。明是此人。  
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  
里。亦可證  
移家之事。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

戲常若未解。

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

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

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

宋書曰。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

賜王景文死。敕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看敕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斂子納奩。異。徐言奉勅。見賜以死。

方以敕示客。因舉賜鳩。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

宋書曰。景文常以感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居貴要。但

世說補 卷八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  
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歿。

沈昭畧。南史曰。昭畧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父文。

叔。侍中。昭畧性狂雋。使酒仗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

酒。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歿華林省。南齊書曰。孝嗣。字始昌。東。

海剡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託。

承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于戈。須少主。

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未決。群小稍憎孝嗣。勸帝誅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

藥。酒。孝嗣飲。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畧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

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符子曰。桀觀炮烙。

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

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不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

曰。汝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之。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

我以生。而休我以。以炮烙也。遂赴炮烙。史記曰。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

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世說補 卷八

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也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

齋卧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受世祖遺詔為

侍中尚書令鬱林王諱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寵幸中書舍人朱

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之鸞慮變定謀廢立使蕭謙坦之等率兵入雲

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纂大位

張士簡嗜酒踈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

士簡吳郡吳人祖承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襯者多

至一萬融獨注襯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

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

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鵠

世說補

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

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

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

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

耶。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

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

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七首至卧内。魏

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公諱琦。字穉圭。相州

人。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魏國忠獻王。

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

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

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又正公次子。以恩補

官。相哲宗。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

門。食餽飽。不知身之在遠。猶覺寮雜記曰。北人

言。餅謂之飪。齊民要術。青麩麥麪。堪作餼。及餅。餼甚美。磨盡無麩。則飪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

史李茂真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飪字。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

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女。輒罵章惇。豪雋。博學善文。嘗與蘇軾遊南

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濡筆書壁。神彩不動。軾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王

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

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

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正平。字子夷。忠宣次子。

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

所為耶。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

世說補

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忤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識鑒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

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

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

密。字周甫。潁川考

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

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

李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

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

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

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

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

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

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

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

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

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

致譽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

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

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



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補

劉云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

日。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令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入。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姜維。字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馬超同好。鄭氏學。諸葛亮辟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傅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止論曰。姜伯約。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整潔。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便。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成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世說新語

王云據此傳蘭頌  
先據據文故當動  
與福會而刑傳乃  
云鍾會年少傲以  
明智文會文太初  
不稱勝於文叛臣  
平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蘭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強趙弱。秦

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讐也。頗聞謝罪。傳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關。蓋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讒。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懼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

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晏。晏不納也。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彈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

云兵不官廢何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名。後諸王驕汰。輕邁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言也。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

狡虜歟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晦晦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裴使君也。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濤。不見者濁。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上。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

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

秘書監留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一云無容面斥之  
一云是也

劉微說

別見幾到真長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疎畧常節每畜遊肆也女妓攜持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竝總髮超觀之

良父謂瑗曰小者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瑗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駮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煨燬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紘索

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竒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又

羊公識更高不巨源

又云別史云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更佳

世說新語卷八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

石勒不知書

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荏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國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人多哂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外謚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

鄺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鄺擊晉紀曰勒手不能書日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鄺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令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輟食吐哺罵鄺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

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望博

王云人敗可耳何  
得定知死塢壁明  
傳會多如此

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  
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  
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  
手怡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  
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  
過禮自以年宿不營  
當世以疾終於家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歿塢壁

間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  
越辟為掾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

劉云語甚可悲

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

劉云英賢獨見為  
聖賢來龜不自靈  
可謂可成江州未  
必不以滅親自詭  
知舒後如何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  
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

也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  
刺史與弟敦作逆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為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與愍惻。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命。彬曰。拜謝。彬曰。有足疾。比來見天子。尚不能

拜。何跪之有。敦曰。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之。累遷江州刺史。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于江。

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

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

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

討蘇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彬聞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

投舒。舒遣軍逆之。含父子赴水歿。昔鄺寄

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

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

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

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

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

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

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世說新語卷八  
得嘉。奇嘉為哀  
所得。乃益器之。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

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

轉升。論者比之荀粲。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

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

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

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

讀亦遍。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

王云真長朕識殷  
浩駕馭桓温豈可  
士劉並稱

州。殊有确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既反。王謝

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

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

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朝廷慮

父翼風。桓温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温。劉尹曰。使

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

表其子爰之。代為荊州。何充曰。陶公重勲也。臨

終高讓。丞相未薨。徵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

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

徐州刺史桓温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宋明帝



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筭也。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

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

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

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賈人也。其

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

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元。六世

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

衆寡少。恐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

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

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

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

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

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

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

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

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

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

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為龍驤將軍。肩頭

云云正史堅姓符即蒲之變也此云當應符命徒竹非是又云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符即

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于時朝議遣玄北

世說新語卷之八  
試人間頗有異同之倫。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疆威，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親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

恭父蘊別見

王大自都來拜墓，恭

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

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忱與

恭為王緒所聞終成怨隙別見

宋明帝廢立之際。

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父，拘之殿內，遇上無禮，將加

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殞之後堂。

王思遠

南史曰：王思遠，晏從父弟也。父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

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遠小字。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

親重。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兵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疑晏反。乃密計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繫衣裾。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鑒。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瑯

琊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李密別見乘一黃牛。被以蒲鞵。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鞵。一手翻漢書。越國公楊素別見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竒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隋書曰。楊玄感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大夫。父群。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巖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佐崔鉉於淮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既而入為監察御

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

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相之為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服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

相辯詰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在仁宗朝因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勳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字希仁。嘗為京尹。令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

箇包家。見貪汚者。曰。爾一箇司馬家。

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世說新語補卷第八

